

引言

詩篇 126 篇屬於「上行之詩」十五篇中的轉折點，是被擄百姓前往耶路撒冷朝聖時所唱的詩歌。這十五篇詩前段聚焦「我要去哪裡」，中段轉向對神的信靠仰望，後段則與住棚節的同在主題緊密相關。而第 126 篇正處於整個轉折的核心：它以「過去已發生的拯救」支撐「現今的危機」，並指向「未來的盼望」。詩中一個耐人尋味的張力是：第一節看似百姓已蒙拯救，第四節卻又再次求拯救——這正是本詩要帶我們思考的問題：過去的恩典經歷，究竟能否真正安慰現今仍在痛苦中的人？

內容

答案藏在「住棚節」的農業背景裡。住棚節正處於夏季乾旱與冬雨來臨之間的轉折點，南地的河道平時乾涸如死地，雨季一到卻瞬間化為湍急大水。詩人所求的並非「人」的歸回，而是像旱谷盼望雨水一樣，祈求神使「季節」轉變，這是一場每年都要重新經歷的信實功課，正如農夫年年都得重新播種、重新求雨。第四節「南地的河水」正說明神做事的特質：看似長期醞釀、甚至令人懷疑祂是否仍在工作，卻總在時候滿足時瞬間成就，又急又快、徹底翻轉。這與百姓熟悉的假神巴力截然不同：耶和華不需靠戰鬥降雨，也不會沉睡不理人，祂年復一年親自使乾涸之地甦醒。

由此引出詩中最著名的信心宣告：「流淚撒種的，必歡呼收割。」這很可能是當時流傳的諺語，描繪農民在乾硬酷熱的土地上，把家中僅存的糧種投入播種，這不是象徵動作，而是把全家生存押上信心的賭注。詩篇的文學結構也別具深意：首句「作夢的人」與末句「禾捆」在希伯來原文中字母、音韻彼此呼應，很可能刻意連結約瑟夢見禾捆下拜、多年後應驗的故事，暗示錫安復興的盼望同樣終將成就。而「作夢」一詞，也可能更接近「大病痊癒、恢復元氣」之意，指向一種需要時間才能相信「這是真的」的奇妙心情。從時間結構看，第一至三節談「過去」，第四節立足「現在」並發出祈求，第五至六節則指向「未來」。第四節正是承先啟後的樞紐，把過去恩典與未來盼望緊緊相扣。這也是為何本詩雖歸類「哀歌」，卻找不到控訴、指責或認罪的內容，詩人刻意將焦點從傷痛移開，全心專注盼望。

結論

詩篇 126 篇所講的「恢復」，不只是地理位置的改變，更是整個生命體質的痊癒與強壯，如同大病初癒後需要重新學習生活的每一步。面對現今世代的傷痛與壓力，本詩既不要求人壓抑哀傷、假裝堅強，也不落入凡事正向思考的僵化框架，而是教導我們誠實面對艱難，同時堅定將盼望安放在神的信實上。感恩與祈求並不矛盾：我們可以一邊為神過去的作為歡喜，一邊誠實祈求現今尚未解決的難處。那位在歷史中曾行大事的神，祂的信實必延續到我們現在與未來的處境中，使乾涸的生命重新湧流，歡呼收割。

金句「流淚撒種的，必歡呼收割！」（詩篇 126:5）

默想討論：

1. 回想自己生命中曾經歷過「蒙拯救」的時刻，這段過去的經歷，如何幫助（或未能幫助）你面對現在正經歷的困難？
2. 「流淚撒種」意味著在毫無把握、甚至看似毫無生機的處境中，仍憑信心付出行動。你目前是否正處在這樣的「撒種」階段？你願意押上的，是什麼？